

因
樹
屋
書
影

因樹屋書影 第三卷

櫟下老人筆記

屯溪螺隱校訂

陳大士曰、隆準公大耳兒、祖孫相距四百年、皆能有爲於天下、原其所以無有他端、百敗而其氣不折也。陶荊州愛將朱伺、每戰輒克、人問其故、曰吾特能忍耳。兩軍相對、勇怯相當、幾不能支、而更忍其須臾、此必有變。我能忍、彼不能忍、所以勝負之數不負也。合二端觀之、天下事必

有氣而能忍者勝。

吾梁吹臺在城南，是師曠作樂處。梁孝王改爲繁臺。班史稱吹臺爲平臺。謝惠連於此作雪賦，又名雪臺。繁音婆。今尚有繁塔。予同學諸生有繁居正者，臺下人。魏有繁欽，又述異記：蠡臺梁孝王築於菟園中，以迴道似蠡也。今不知在何所。然繁臺上有塔，從下而上，實作蠡形，與他處塔製異。蠡臺或卽繁臺歟。

天中記載密縣有慈亭，慈急也。予讀書密之超

化寺兩載，每詢親識，皆不知其處。

漢書漢建尚書百官府，名曰南宮，蓋取天上南宮太微之象。今惟禮曹得稱南宮，何也。

劉賓客嘉話，公常於貴人家，見梁昭明太子脛骨微紅而潤澤，豈非異也。稱公者，卽劉賓客也。靈運鬚，昭明脛，是的對，皆文人死後之阨。

葆光錄載處士朱嬰，性高古，善拊琴，去其爪，作肉聲，有公子不喜之，嬰作色曰：如樂其聲，何不搥鼓。今之工琴者，類不畜爪，但搥箏，則繫義甲。

豈當時撫琴者皆以甲取聲歟。不然何以去爪爲異。取羯鼓來爲吾解穢。正不樂肉聲者。

漢楊終字小山爲校書郎受詔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然則史記曾經刪定。非本書矣。更不知刪去何等。或刪本與原本竝行。後世獨行原本耳。

予家江右。諸昆季至金陵呼柿餅曰棹乾。金陵人恒笑之。按前地里志。梁侯園有烏棹八九稜。棹柿也。則所呼正是。

梁柳惲嘗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坐客以筋和之，惲驚其哀韻，更爲雅音。後傳擊琴，自筆捶始。彈其擊琴，正是的對。今俱不知爲何事矣。今人作索句圖，若作以筆捶琴，更多意態。

東觀漢記，廬江獻鼎，詔召鄭衆、閔齊桓、公之鼎，在栢寢臺，見何書。春秋左傳，有鼎事，幾衆對狀，除爲郎中，此六朝文士隸事之始。

城仙云，孔文舉曰，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事矣。此詩甚得酒中趣。及見淵明云，偶有佳

酒無夕不傾，顧影獨盡，悠然復醉，便覺文舉多事矣。予在萊糴，作無事堂，常曰：有客時學，北海無客時學，淵明意，但飲酒耳。不知者以爲地近蓋公堂，有所慕而爲之，予滋愧矣。後一令至曰：邑可無一事耶？命撤之，諸生于鳴岐藏於家。

艾南英曰：王世貞前後四部稿及其外集多載嘉隆時事，臣嘗讀其書，竊以爲世宗肅皇帝之英武，威福操縱，無所旁貸，而世貞於其大誅賞一則曰相嵩，再則曰世蕃，是視其君如漢獻孺。

子嬰也。世貞父死國法。公論已明。非真怨毒之於人也。媚時相而要贈卹。遂知有時相而不知有君。甚矣哉。漢武窮兵征討。虛耗海內。史遷據事直書。非以李陵腐故。修怨於其君也。讀史遷之書。漢武不失爲好大喜功。讀世貞之書。天下後世以世廟爲何如主。世貞雅有文名。又善獵史漢之皮毛。以序飾時政。愛其文者。旣溺而不察。士子生長草野。不及見嘉隆故老。以審知是非之實。而一時著述編錄之人。不過據近代文

集。吹聲附和。而世貞之集。又最著。臣故敢書其
後。曰。近代文士。以修怨。而無君者。太倉王世貞
也。以橫議。而非聖者。溫陵李贄也。

梁玉立曰。太和先生者。姓王氏。真定人。不甚識
字。然明敏多智。人有疑。就質。輒立剖。有爭訟。先
生出片言。莫不詞窮。唯唯謝過者。顧其名不傳。
遠近聞者。獨稱爲太和先生云。時鄰郡有重獄。
經屢讞。疑不決。臺使者檄郡守更訊。守閱牒累
日夜不能得。一老吏此老吏名白守曰。真定有太和王先

生者雖布衣有聽斷才不可招致曷以禮聘之
守於是飾車馬遣吏造先生先生曰余窮鄉鄙
人何所知顧辱太守召駭觀聽乎使者再請乃
許既至守爲磬折具賓主告以故先生令守第
出訊請從屏間聽之守乃坐廳事兩造具陳已
先生遂爲指某囚某詞中有間由此細勘情僞
可立剖也守因更取前牒審視一訊卽服如先
生言獄上臺使者驚異移檄褒美咸謂太守才
能折疑獄也守喜尊先生爲上客酬以金先生

辭不受。乃以禮遣歸。先生歸不自矜伐。優游里中。以韋布終其身。又歷數世。而方山公及子紹山思山兩公先後成進士。今衣冠甲中山。史氏清標曰。余觀太私先生斷獄事。而重有慨也。州郡吏競爲毛鷲擊斷。以取赫赫之譽。唯患功名不自己出。士卽負材卓犖。聲不出里閭。泯泯以沒耳。先生以布衣決重獄。奏效長吏之庭。馳聲河朔間。一何偉也。而太守慎刑獄。能不自任老吏。又能舉賢以成太守名。皆有古人之風。豈獨

先生矯矯可傳哉。雖然余猶惜太守能屈先生而不卽薦之臺使者以聞於天子使竟其用也。漢世敦崇行誼州郡有才賢著聞者其上得辟爲功曹掾屬往往游歷以至公卿列侯後人困於資格廉平如先生不克一當張釋之徐有功之任顧令其以布衣終老嗚呼亦足以徵世變矣。

坡公書淵明飲酒顏生稱爲仁榮公言有道詩後正飲酒不知何緣記得許多事余謂正緣記

得此許多事，不得不飲酒。

劉子威好爲警牙詰屈之文，吳人推服之，無敢
後袁卜士景休，字孟逸，每向人抉摘其字句，鈎
棘文義，紕繆者，以爲姍笑。子威聞之大怒，訴于
邑尉，攝而笞之。尉數之曰：「若復敢姍笑劉侍御
文章耶？」景休仰而對曰：「民寧再受笞數，十終不
能改口。杏舌妄諛，劉侍御也。」尉遣之。吳人因是
益嗤子威。見虞山詩人傳，每讀此，輒爲失笑。
石林老人避暑錄話云：余親戚有爲光州守，得

古銅鳩一，大半掌許，俯首斂翼，具尾足若蹲伏，腹虛，其中有圈穿腹，正可受杖，製作甚工，以遺余，疑是漢鳩杖之飾，因以爲杖良是，首輕而尾重，舉之則探前偃後，蓋如是乃可取力，此所以佐老人也。余味首輕尾重，探前偃後八字曲盡，古人爲老人製器，苦心記此以佐祝嘏。

余幼時在金陵，聞舊曲中老冠四家，有說郭全部以四大厨貯之，近見虎林刻本，纔十六套，每一種爲數少者尚全鐫，多者咸爲逸去，甚至每

一集有存不四五葉者。陶氏當時卽有去取。未必如是之簡。此刻未出時。博古之士多有就寇氏鈔錄者。及此刻出。不知者以爲說郭盡於此。更不知求其全。余常言自刻本說郭出而說郭亡矣。然其中全帙。有另鐫行者。後人緣其書目。廣求之。始爲全璧。未可爲此刻誤也。宋末賈秋壑亦做說郭爲悅生堂隨抄。亦百餘卷。不知今尚有傳本否。

徐文長知湯義仍先生特深。然評其感士不遇。

賦既以四喬語譯字生譏之。又云此不過以古字易今字。以奇譎語易今語。如論道理。却不過只有些子。其推之雖力。其詬之也亦甚不少矣。義仍先生諸賦。尚是平易。古字施於賦中。猶可。若今人竟用之。序記中十得六七。使人讀不得。句句不得解。文長見之。更不知如何毒詈矣。

避暑錄話載蔣侍郎堂家藏楊文公與韓魏公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記其略云。昨夜有進士蔣堂。攜所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布聞。謹封拜。

呈。後。有。蘇。子。瞻。跋。云。夜。得。一。士。旦。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蔣。氏。不。知。何。從。得。之。在。其。孫。彝。處。也。世。言。文。公。爲。魏。公。客。經。國。大。謀。人。所。不。知。者。獨。文。公。得。與。觀。此。帖。不。特。見。文。公。好。賢。樂。士。之。急。且。得。一。士。必。亟。告。之。其。補。於。公。者。亦。固。多。矣。片。紙。折。封。尤。見。至。誠。相。與。簡。易。平。實。不。爲。虛。文。安。得。復。有。隱。情。不。盡。不。得。已。而。苟。從。者。皆。可。爲。法。也。予。謂。文。公。帖。子。石。林。老。人。論。之。詳。矣。端。明。跋。僅。十。七。字。摹。寫。楊。文。公。憐。才。愛。士。之。意。

飛動紙上。使千百世下讀之。驟欲泣。下筆墨何物能感動人如是。

馬旻孫之驢曰。亂臣十人。有婦人焉。註曰。邑姜。蓋臆說也。近有著識小編者。謂婦當作殷。殷人者。膠鬲也。按殷亡鬲遯。實未臣周。此不足辯。而婦之必非邑姜。則不可不辯也。予有亂臣十人。武王行間誓師之言。此十人必盡在左右。以閨中之婦。褒譽於虎貔熊羆之列。其何以服衆心乎。且武王數受之罪。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夫

商以婦滅而周乃以婦興乎。卽邑姜雖賢。不過如太姒之克勤克儉。克逮克容。如葛覃卷耳。穆木螽斯諸詩。盡之矣。豈參闕外之謀。或躬擐甲胄於疆場鋒鏑之間也。成王大誥曰。爽邦由哲。亦惟十人。廸知上帝命。成王曷敢斥言其母。直與諸臣伍耶。此其大證明據也。學者讀書明理。所不知者。何妨闕焉。獻子五友而忘其三。孟子大賢也。

喬文衣曰。經書中魚亥儘多。後學尊經。遂不敢

辯如畫寢章。先君謂畫當讀畫。寢廟也。畫寢者。畫其寢廟也。諸侯畫寢。大夫以丹。士庶以白。聖春秋僭亂成風。宰予習焉。而畫其寢。過斯甚矣。朽木糞土。所以明其賤。何誅之責。所以甚其失。不然。一畫寢耳。罪豈至是。又考字書無畫字。三宿而後出畫。又讀作畫。卽畫也。亦是畫字。畫作畫。其必然乎。然昌黎論語解已有此說。

豫章陳興霸常言。今之能言家。破制削法。逞臆橫議。爭訟一時。世道人心之變。至此而極。何則。

風俗之樸。其時人心羣居和一。不尚矜爭。及其衰合。縱連衡熾。而六國入秦。顧厨俊及標。而漢祚爲墟。卽至濂洛諸君子。倡明理學。厥功不細。而韓侂胄猶誣爲僞學。而殘噬之。由斯以觀。豎一說者。伏一敵。至乎各豎其說。並對一敵。而天下事不可爲矣。今時持論。大率淵源無素。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浮慧者。觀綺而躍心。迂踈者。以淺俚爲古樸。填砌者。以六朝爲冶麗。此由胸智不多。未更老成故也。又好詆訶前輩。旁人甚憐。

其愚而造之者以爲得意始也不過文人之矛
既也遂釀兵爭之禍吾輩不可不知戒也興霸
名孝威大士仲子

古人如顏魯公輩自書碑間自鐫之故神采不
失今之能爲書多不能自鐫自書自鐫者獨印
章一道耳然其人皆不善書落墨已繆安望其
佳予在江南見其人能行楷能篆籀者所爲印
多妙不能者類不可觀執此求之百不一爽也
近蜀人任元本博學妙詩文能以坐隱名通國

復善揣骨相陳蝶菴先生贈以詩有曹劉沈謝
吾何敢摸索憑君在暗中句一時稱之

避暑錄話張安道與歐文忠素不相能慶曆初
杜祁公韓富范四人在朝欲有所爲文忠爲諫
官協佐之而前日呂申公所用人多不然於是
諸人皆以朋黨罷去而安道繼爲中丞頗彈擊
以前事二人遂交怨蓋趨操各有主也嘉祐初
安道守成都文忠爲翰林蘇文忠父子自眉州
走成都將求知安道安道曰吾何足以爲重其

歐永叔乎。不以其隙爲嫌也。乃爲作書辦裝。使人送之京師。謁文忠。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書。亦不以安道薦之。非其類。大喜曰。後來文章當在此。卽極力推譽。天下於是高此兩人。子瞻兄弟後出入四十餘年。雖物議於二人各不同。而亦未嘗有纖毫輕重於其間也。余夜讀此而嘆。古今人之不相及也。今世有退然自以爲不足以重人。而必求其人以重之者。否有憐人之才。必求其人以重之。作書辦裝送之京師者。否有。

與其人嫌隙，復敢達以書薦以士者，否有得嫌隙人所薦士，渾忘其所自來，極力推譽，使驟有聲譽者，否抑有進身之後，不忘所自，四十年無纖毫輕重於彼此者，否甚矣！古今人之不相及也。

喬鉞曰：蘇墳之大，不過三十畝，繚以土垣，古栢三百本，歲甲申，郊賊盡剪之，其中爲老泉、老泉葬蜀，元郊令具衣冠爲之，成三蘇耳。左子瞻、右子由，相去六七武，或云邁，迨過俱葬此，而無其

塚子由西有四塚，無題名。前豎一碑，列四氏六公子名，爲篋、爲符、爲箕、爲籥、爲笙、爲籌，亦無墓。按子瞻晚謫海南，後爲汝州團練副使，比至淮，乃表乞常，遂卒於常。當未病時，囑子由如卽死，葬我於嵩山之陽。子爲我銘，子由從之。子由出守許州，置田於許，居六年卒，亦葬是。因思子瞻當日足跡幾徧天下，奇山妙水，何一不經物色，乃獨鍾情於此，必有取爾也。墳之外有二塚，數百年來，未有知爲蘇氏者。南一塚，爲盜發矣。俯

其穴得誌銘始知爲夫人傷哉鼎革之事何代
無之乃中州之慘至今子瞻不保其丘墓不亦
甚乎爾時暴骨在野於草蓬殞魄中得頂骨二
脛骨二零骨三十六脣丙戌清明具衣冠而重
葬焉夫人姓梁氏爲宋狀元顥之曾孫適蘇進
爲子由之長子二子曰簡曰策與前六公子爲
昆季皆人所未聞也

萬茂先自序其詩經偶箋云因經有傳而逐傳
者遺經因傳而生訓詁而襲訓詁者迷傳塾師

講堂轉轉訛謬。夫古人之唱嘆。淫佚神境。超然
而必欲硬提其字句。以爲綱強。疏其支派。以爲
斷。千年風雅。幾爲迂拙腐陋之書。嗟乎。弊甚矣。
孟子之論說詩。以意逆志。夫千載之上。千載之
下。何從逆之。大都目光所止。古人妙理相遭。無
故之中。作詩者之志。或偶而靈。讀詩者之意。或
偶而動。天下之不可力取。而偶或遇之者。惟物
之精微者爲然。若是。余雖不能見其裏。豈莊周
所謂旦暮遇之者耶。

博物志風山之首方高三百里風穴如竈突深三十里春風自此而出也何以知還風也假令東風雲反從西來澆澆而疾此不旋踵立西風矣所以然者諸風皆從上下或薄於雲雲行疾下雖有微風不能勝上下風來到反矣此說古今未有可謂思入風雲

宇文述遇天寒雲定輿謂曰入內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乃製袂頭巾令深厚禡耳人皆學之名爲許公禡耳此後世著煖耳之始

裴俠遇疾沈頓，士友憂之，忽聞五鼓，卽驚起，顧左右曰：「可向府耶？」所苦因此瘳，向府病瘳，似朝士終無死法。求仙者何必十洲三島乎？

漢書成帝時，河決潰金堤，凡灌四郡，帝按圖緯，得王延世徵拜河堤使者治河，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堤成，帝嘉之，改元河平。此今治河下埽之始，但今易以柳枝葦條耳。潰金堤灌四郡之水，在今日恐經年不辦，三十六日何神速也。古人

作事如此。

一更三點禁人行，五更三點放人行，起於宋陳希彞。寒在五更頭之說，余旣以意論之矣。今是處皆五更三點，而各禁中間五更五點，客有詢其故者，余笑應之曰：總是不放人行之意。

詹去矜曰：始余將有事閩越間，渡浦城，買一舩，艣其制方，上銳下坐，卧其上，恒檣杙而不安，板薄，纜如紙，水石之大小，皆可舟中捫摸而得。操舟者日行灘瀨間，巨石森立，矛戟外，向舟觸石。

鱗而出。相去纍黍。輒成壘粉。水聲如雷鼓。人語不聞。兩黃頭郎。意甚閒暇。前者以招。後者以柁。指東則側西。向左則掉右。不言而喻。循水石之曲折。瞬息百里。如泛安流。吾行江湖多矣。未嘗見舟脆薄。不足任若此。而舟人子。沉鷺健捷。如是者也。豈非人待命於物者。難爲力。而物聽命於人者。易爲功乎。嗚呼。任得其人。雖以非材。凌絕險。必有攸濟。况乎具恢弘之器。而游蕩平正直之途。誠有其人。復何虞於傾覆哉。

枝山野記、正統中、李文忠公時勉爲祭酒、時聞振擅權、公獨與抗禮、不爲下、又不賀其生辰、振不悅、及進香文廟、舊時司成、有茗筵之獻、公獨否、振深銜之、求其罪、無可得、一日、公以葵倫堂大樹蔽陰、妨諸生班、令伐其旁枝、振聞之、遂傳旨、柳號國子監前、竝及司業趙琬、掌饌金鑑、柳皆重百斤、其一特重、窄口、爲公設也、鑑曰、某年壯當荷此、公曰、僕雖老筋甚堅、卽以自荷、諸生司馬詢等數百人、伏闕以請、有石大用者、獨乞

身代先生禍猶未解。助教李繼者嘗游侯伯間。爲公所厭。至是因某伯求救於會昌伯孫。孫帝舅也。是日適生辰。太后有所賜。因附奏。臣比年生辰每得諸公卿賀。如國子李先生不過一幅。杞子然辱此君子。臨賁爲榮。今諸公皆集。獨李先生爲朝廷析楊之禁。臣席無此人。竊爲不樂。奏上。太后卽邀上問之。乃知振所爲。卽飛詔釋李先生。就詣會昌爲壽。董崇相曰。夫權璫爲朝廷進香文廟。欸之茗筵。於禮未甚過。李公猶不

肯寧至得罪。則其所以自處者可知矣。方禍之
剗。權璫熾焰。人宜無敢近者。諸生不顧其死。願
代之。此自其義然耳。李繼素爲公所厭。以今人
情。宜可乘此釋憾。何以忘情捐忿。從中導款。卒
脫其難。則當時人心之公。其不以喜惡爲仇德。
如此。且亢厲守高。自公賈禍。趙司業金掌。僕以
公見累。宜不能釋。然者。今不惟不之怨。且願受
重枷。何代無賢阨而知節。此豈出俊厨諸君子
下耶。計闕振所以挫折公者。謂可死公耳。不意

天恩飛釋。公名因此益重。而趙金二公亦因之。有聞闔振氣焰。今竟何如。事有數端。可以慨者。聊筆之。

寧國論曰。蜀中本無獠。獫爲德陽山谷洞中。攘攘而出。轉轉漸夥。自爲夫婦。而益多。夫土乾則生蚤。地濕則生蚊。積穀則生蠹。腐肉則生蛆。蛆化爲蠅。蠅又自生蛆。蛆又生蠅。豈有窮乎。右見續博物志。今以一盂水置几上。雖極清者。不數日自然有滓。不數日自然有微蟲蠕動於中。

則知此言是萬古之先人生定論。

錢穆吏一滯獄，蘇長公譽之曰：所謂霹靂手，錢曰：安能霹靂手，僅免葫蘆蹄，見明道雜誌。今蹄作提，非也。葫音鶴，作胡讀，亦非矣。一俗言訛二字。

道路傳聞之言，不可過信，至事涉塞外，尤易講張。蓋道里遠隔，無可憑據也。宋張元吳吳之說，多因韓范表奏姚嗣宗入幕，而無賴者，故爲此言，以恐嚇將帥，冒取功名耳。卽有此二人，未必

卽是王猛未必能用曩霄。試觀嗣宗入幕所裨。益韓范若何。其放言題壁何足道哉。若以此占才恐不勝車載斗量矣。且二人名同元昊更屬可疑。彼豈不能自取一名而兼此二人非偶合以爲异。卽故分襲以炫奇。此妄撰者之意歟。甘泉之殿。舊禮義軒。長樂之宮。本圖堯舜。自東京晚世。曠代無聞。西漢威儀。復覩今日。右陳徐陵。謝勅。賜祀三皇五帝。餘饌啓漢宮殿圖畫。聖賢見此。

田文重氣，狗名四豪，莫及寶劍雄身，故能威陵秦楚。人高事遠，遺物足奇，謹加玩服，以深存古之懷。右梁任昉爲東宮謝勅，賜孟嘗君劍啓。○田齊物，至蕭梁猶存，好古者所必收也。昉啓汰駢套，亦佳。

金陵童子有琢釘戲，畫地爲界，琢釘其中，先以小釘琢地，名曰簽，以簽之所在爲主，出界者負，彼此不中者負，中而觸所主簽亦負。按孔北海被收時，兩郎方爲琢釘戲，乃知此戲相傳久矣。

程正叔見秦少游，問天知否，天還知道，和天也瘦，是學士作耶？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此等議論，煞是可笑。與其爲此等論，不如並此詞不入目。卽入目，亦置若未見。尤成就自家局面。

陳士業荅張謫宿書，所刻何心隱集甚善。弟嘗與諸友論有明異人，其在世廟之末者，心隱、鄧豁渠兩人而已。然豁渠固負豪氣，而禩死不葬，父喪不奔，見黜於名教，儒者不錄。心隱生平所爲，皆忠孝大節，卽其詭託箕巫陰去分宜之相。

不煩批鱗請劍而大奸忽爾敗覺其作用最奇。真能以忠而成其俠者非豁渠之所敢並也。心隱之文盡於兄之所粹其軼事見於雜記諸小說者頗多。兄能博採而彙集之以盡心隱之奇亦一慢事。弟又聞心隱之門人有呂光午者浙之大俠也。其人與文之奇不減心隱。心隱嘗以金數千畀光午使走四方陰求天下奇士。光午攜蒯緤衣短後之衣挾健兒數輩放浪湖海窮九塞歷郡邑所至凡縉衣黃冠與夫商賈駟儉。

備夫。廝養。以至。椎剝。掘冢。之流。備一節之用。禮
一得之長者。皆籍記而周旋之。以故心隱所識
奇士。盡於海宇。心隱死。陳尸道旁。有二人犯相
國之怒。仰天痛哭。收其遺骸。爲之掩葬者。其一
乃光午也。今其文不知。頗有傳於其鄉否。天下
承平無事。士之負奇而槁項黃馘以死。淹沒不
傳者何限。其人在當時。已不免姍笑於里巷。而
見侮於褒衣博帶之儔。何況於後世。使後世無
兄輩好奇。爲之表章。雖其奇如心隱者。亦且奄

忽與草木同腐。又何有於光午之輩乎。吁。可慨也。

鴛鴦之尤異者。養雛於土窟破冢之間。能使狐衛其子。見白孔六帖。鴛鴦陸產。自昔未聞。狐性淫。鴛鴦特艷。故效此媚耳。然人未經見。

吳俗以正月三日爲田生日。見無顏錄。田有生日亦大奇。東方朔占書八日爲穀。何不以八日爲田生日。

闔郡邑誌書中。多載郭璞識。武彞志載九曲溪。

頭有晉郭璞題識曰黃岡降勢走飛龍鬱鬱蒼
蒼氣象雄兩水護纏歸洞府諸峰羅立拱辰宮
林中猛虎橫安跡天外狡狴對面崇玉珮霞衣
千萬衆萬年仙境似空同璞時詩體便有七律
便有晉安惡濫派之七律真可發一噱諸誌中
如此類者甚多編者皆存而不刪不解其故

唐仲言名汝詢華亭人世業儒仲言生五歲而
瞽未瞽卽能識字讀孝經成誦及瞽但默坐聽
諸兄咕嗶而暗識之積久遂淹貫婚冠旣畢益

令昆弟輩取六經子史以及稗官野乘皆以耳授。顛末原委默自詮次。純類瑜瑕剖別精核。蓋從章句之粗。以冥搜微妙。心盡心通。罔有遺墮矣。於是遂善屬文。尤工於詩。海內人士踵門造謁。仲言每一晉接。歷久不忘。與之商榷。今古繼以篇什。千言百首。成之俄頃。而音吐鏗然。使聽者忘疲。子姪門徒輩。從秀抄錄。一字亥豕。輒自覺察。不可欺也。貌甚寢。而心極靈。常解唐詩。其所掇拾古文。以爲箋註者。自習見以及秘異。邇

流從源。搜羅略盡。然必先經後史。不少紊淆。雖詩賦之屬。所援引亦從年代次序之。如某字某句。秦漢並用。則必博採秦人。不以漢先。詳贍致精。有若此也。所著有編蓬集、姑篋集、及唐詩解、共若干卷。行於世。錢虞山云。唐較杜詩時有新義。如解溝壑疎放句。云出於向秀賦。稽志遠而疎。呂心放而曠。亦前人所未及也。

李公起。名峻。鄞縣人。父子靜。官侍御。出按遼陽。卒於任。公起墮地而聾。雖聾岐嶷。孝弟。髮及額。

侍御公計至，號慟無晷夜，咽枯而嘶。凡五日，水漿不入口，乃更啞。免喪始盡，取先世藏書縱讀之。手自較讐，雖凌寒溽暑，弗倦也。旣聾而問難辨，證之路永絕。凡有疑義，俱於經史中嘿自剖折。無有罔殆。性好客，郵筒走天下，四方學士大夫亦樂趨之。賓主以案相通，以筆有問奇者，則載紙往，粗及農桑，微如佛老，迨國家所有，旂常典故，戶口邊疆，叩之必應。咸盡精核。或旣書與客，又自尋繹，幽奇畢呈而終無遺佚。轉更遐暢。

矣。晚年尤好種植。奇花異卉常滿階庭。舍旁有
斐園、竹波軒、青蘿閣諸勝。咸與客遊處。性既寧
澹。好學之外。嗜慾益清。反覺口耳爲煩也。行世
有盟鷗集、郢雪編、永譽錄、研史。凡若干卷。

詹去矜曰。樂府可無作也。詩三百篇。原本性情。
體兼美刺。深微要眇之思。與溫厚和平之意。其
諧金石而感鬼神。大抵皆樂府也。漢人始有樂
府之作。然已不能爲三百篇矣。嗣後爲五言。爲
七言。雖去風雅愈遠。而當其情與境會。自然合

節亦未始非樂府也。詩家惟唐律最嚴。彼其字
協宮商韻諧鐘呂。可謂近體。非樂府乎。如太白
之清平調。君平之寒食詩。二王之涼州詞。閨怨
既已優伶習之。絃索和之。又可謂絕句。非樂府
乎。少陵雄視百代。前無古人。集中如兵車出塞。
無家垂老。新安吏。石壕村。諸作。沉雄悲壯。感慨
唏噓。自是樂府勝場。何必更摹古作者之名哉。
自李于麟擬議變化之言出。耳食者流。轉相蹈
襲。不能出入風雅。惟務鬪靡誇多。每詩集一帙。

標題樂府大半至有聲律不諧音節都舛猶然
仍古樂府之名諸如此類良可悼嘆夫以一人
心思欲使諸好皆備忽擬美人忽摹壯士忽爲
衮衣端冕之帝者忽學驂鸞駕鶴之神仙大似
百戲排場子弟顰笑俱假趨向由人亦勞而少
功矣卽如大風垓下易水秋風古人已臻極至
無容更贅一詞乃尚刺刺不休用心無用之地
何其不自量也又如陌上桑秋胡行君馬黃戰
城南種種名目古人緣情寫照原自不可無一

不必有二。而或割裂全篇。換易字句。依稀影響。遂稱已作工者。不免優孟抵掌之誚。拙者至有葫蘆依樣之譏。言詩至此。風雅掃地盡矣。故曰樂府可無作也。

劉後村跋馬和之覓句圖。夜闌漏盡。凍鶴先睡。蒼頭奴屈兩髀。煨殘火。此翁方假寐。冥搜有餒唇。瓦甌貯梅花一枝。豈非極天下苦硬之人。然後能道天下秀傑之句耶。使銷金帳中淺斟低唱人見此。必發一笑。又跋石鼎聯句圖。此必是

臨李伯時周忘機本子其模寫侯劉二子始而倨傲繼而倡酬俄而起立又俄而屈伏又俄而避席鞠躬欲罷不能末而困睡睡起覓道士不見與道士終始雍容崛強之狀極得韓序之意跋楊通老移居圖一帽而跣者荷藥瓢書卷先行一髻而牧者負布囊驅三羊繼之一女子蓬首挾琴一童子肩猫一童子背一小兒一奴荷薦席筠籃帛槌之屬又繼之以處士帽帶執卷騎驢一奴負琴又繼之細君抱一兒騎牛別一

兒坐母前持箠曳繩殿其後處士攢眉凝思若
覓句然雖妻子奴婢生生服用之具極天下之
酸寒然猶蓄二琴手不釋卷其迂闊野逸之態
每一展玩使人意消舊題云楊通老移居圖不
知通老乃畫師歟或卽卷中之人歟有明處士
魏野有亭榭林逋無妻子惟楊朴最貧而有累
恐是畫朴但朴字契元不字通老當訪諸博識
者又跋戴嵩畫牛曹霸韓幹以畫馬遇開元天
子崔白以工翎毛侍詔熙寧易元吉以画猿蒙

光堯賜詩戴牛雖妙、乃未爲人主賞識、若非吾輩田舍漢、殆無人領略此黑牡丹也。又跋王摩詰度水羅漢世画、渡水僧或乘龍、或履龜鼈、類多詭怪恍惚、不近人情。今最後一僧先登於岸、雖目視雲際、孤鶴然脫衣在盤石上、欠伸垂足、若休其勞苦者。前一僧未度、纔數寸淺水而中一僧乃倒錫杖以援之。三僧者皆至人大士而涉川之際、謹重如彭祖之觀井、曷常以蘆渡杯渡爲神哉。諸跋可謂善於形容。今雖未見其畫。

讀諸跋尚覺依稀隱顯都在目中反疑諸書未必臻此也此公慧心妙舌坡公後一人而已

陳士業復李司理書昨所得張遐事偶得之檇李李君實諱日華者雜著中伏承明問謹備錄於左君實云太極之理人知本於易而發明於周元公以爲元公之說與伏羲畫卦同功然考東漢張遐則已先之矣遐字子遠餘干人常侍其師徐穉過陳蕃時郭泰吳炳在坐穉曰此張遐也知易義蕃問遐遐對曰易无定體強名曰

太極太者至大之謂極者至要之稱蓋言其理至大至要在混沌之中一動而生陰陽陰陽者氣也所謂理生氣而氣寓夫理者是也蕃顧炳曰若何炳良久曰得之矣觀遐之言甚精切且不曰動生陽靜生陰而云一動而生陰陽更自有理會處君實之言如此攷范蔚宗徐稭傳竟未及附載張遐姓字惟饒州府志有之其敘次論易一段較君實先生所記顛末稍詳君實想亦據郡乘拈出者他無可考也太極之理宋儒

矜爲不傳之祕。豈知東漢高士。已有剖摘與義。如張遐者。遐之品行。照耀於一代。得孺子爲之師。又得陳蕃爲之薦。辟而二千年間。敝郡學士大夫。竟不知元嘉有此名賢。弘緒每過孺子之祠。仰視爐篆。俯挹湖波。覩徵君子。然據南面之坐。而曾不得一脩食之子弟。輒爲低回。竟日先生闢發幽潛。表揚先德。誠得乞靈片檄。特製張君之主。配享祠中。俾知宋儒道統。實淵源於徵君之衣鉢。亦千秋之慢舉也。夫以嚴子陵之特

絕而侑食者，則有方干、謝翱，皆異代之名賢。若
遐，則親受業於徵君者，又非干、翱之比。山川勝
事，待其人而後傳。弘緒拭目俟之矣。

宋劉後村云：世傳李賀中表有妒賀才名者，投
其集溷中，故傳於世者極少。余竊意不然。天地
間尤物，且不多得，况佳句乎？使賀集不遭厄，必
不能一一如今所傳本之精善。疑賀手自詮擇
者耳。近戴道默云：長吉白玉樓事，余未之敢信
也。長吉不世才，韓吏部勇之以風檣陣馬，古之

以瓦棺篆鼎、虛幻之以鯨鼉鬼神、不可測、乃破。錦囊心血止動太夫人憫惜、行年二十七位、不過奉禮太常、世不理口、方爭毀螯焉、緋衣之召亦曰才之瑰瑋者、世罔或知、知我者其帝乎。

劉後村云、蘇程二公在朝、不獨爲當時小人所忌、蓋攻蘇公者、朱公揆、賈明叔也、攻程公者、劉莘老、噐之、孔經父也、按是時羣小比肩散地、蓄忿伺隙、元氣壯而後可以杜外邪、衆賢和而後可以制羣小、不易之論也、而諸公不悟、各尊其

師各師其黨。日夕紛紛。不待章蔡復用。諸賢固已自相攻擊而去矣。想見蘇程爭時。呂吉甫輩。必相與拊掌竊笑。後之君子。謹無爲吉甫輩所笑哉。此極平心之論。

李廷春日。漂母事別無可紀。而獨專祀於鄉。以奇信也。一飯之恩。千金之報。於母足矣。而猶祀何信。有造漢之功。而母早物色之。觀其郤王孫數言。凜凜烈丈夫風槩。國士之薦蕭相國。不足多者。謂母有大功於漢。非耶。竊獨怪信之後也。

竟以謀逆誅。夫亂臣賊子天下之惡一也。邦有
叛臣匹婦羞之。而猶祀其進食之母。此豈人情
也哉。信不負母。必不負漢。背天授之主。而欲與
市賈之雄。從中以爭天下。知士不爲也。况號爲
善將者乎。淮人祀母。賢母也。亦以憐信也。嗟夫。
信功在漢。而韓氏爲不祀之鬼。母功在信。而血
食於淮者。百世不絕。君子於是悲信之無術。而
甚漢之少恩也。使信能如母。無望報之心。則漢
必不忌。使漢能如信之報母者。報信。則信必不

彛信不彛呂未必王呂不去漢未必安隱王母
子死於后手后族無少長死於南北軍手高陵
何在母祠如新千載人心是非乃定信雖不白
於漢其庶乎有辭於母也哉

却掃編劉季高侍郎宣和間嘗飯於相國寺之
智海院因談歌詞力詆柳耆卿旁若無人者有
老宦者聞之默然而起徐取紙筆跪於季高之
前請曰子以柳詞爲不佳者盍自爲一篇示我
乎劉默然無以應而後知稠人廣衆中慎不可

有所臧否也。當時人言有井水吃處皆知歌柳七詞。卽妄詆之。能禁其不傳否。

却掃編載劉器之侍御對客多默坐。往往不交一談。至於終日。客意甚倦。或請去。輒不聽。至留之再三。有問之者曰。人能終日矜莊危坐而不欠伸。欹側者。蓋百無一二焉。其能之者必貴人也。蓋常以此驗之。誠然。余幼時聞先君言。中牟張太保孟男。方七歲。有客過其太翁。值翁他出。太保代父肅客。自晨至午。旣無他語。亦未常少。

移徙。正襟危坐待父歸。始揖而退。人以此奇之。
後卒爲名臣。

後魏散騎侍郎兼尚書盧昶。時雒陽縣獲白鼠。
昶檢瑞典外鎮刺史二千石令長不祇上命。刻
暴百姓。人民怨嗟。則白鼠至。因表諫。詔荅嘉之。
○瑞典今不傳矣。幸畱數語。當入雒陽邑志。南
中二十年前。白兔甚多。初亦珍重。後值極賤。西
士畢金梁曰。此名鼯鼠。非白兔也。瑞典所言。或
是此類。

廷尉孔君神遊體離，嗚呼哀哉！得八月十五日書，知疾患轉篤，遂不起濟。悲恨傷楚，不能自勝。足下方在中年，素少疾患，雖天令有在，亦變出不圖。且足下才經於世，世常須才，况於今日，倍相痛惜。吾以寡乏，忝當大任，國恥未雪，夙夜憂憤，常欲足下同在外藩，戮力時事，此情未果。來書奄至，申尋往復，不覺涕隕，深明足下慨慷之懷，深痛足下不遂之志，邈焉永隔，夫復何言。謹遣報荅，並致薄祭，望足下降神享之。右晉庾亮

追報孔坦書。追報亡友書見此。

晉鈕滔母與虞定夫人書。此中果有胡桃飛穰。出自南州。胡桃本自西羌。外剛內柔甘質似古賢。欲以奉貢。按藝海洞酌云。飛穰一名佛手柑。又滔母孫姓。卽賦空侯者。

蜀秦宓與王商書。如揚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於今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怪子替茲。不立祠堂。於司馬相如云。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

羊賢叔術之讓云云。使美新果出于雲。則宓亦當云。雖有美新之累矣。何以稱行參聖師耶。焦澹園爲子雲辨證甚明。似可引此爲助。

陳壽有季漢輔臣記。其爲蜀漢無疑。近謝少連改季漢書。猶壽語耳。安足詫乎。

博物志曰。上芝爲車馬。故樂府有芝車語。芝如車亦異。唐成都朱善存家世寶一劍。每生神芝。則天下晏清。安史黃巢之亂。劍吐黑煙。屬天。此爲尤異。吳園次詢子異芝名。余舉此以復。道書

句曲山有五芝。求芝者投金環二雙於石間。勿顧念必得。第一芝名龍仙。二名參成。三名燕服。四名夜光洞鼻。五名料玉。食之者位爲列真。此亦可備芝名之數。

楚詞夕始臨乎微於閭。注東方玉山醫無閭一名微閭。如楚詞一名微於閭也。

唐貞元末相骨山人以無目。故逢人以手捫之。必知貴賤。房次卿方勇於趨進。率先訪之。及出戶。時後謁者盈巷。覩次卿已出。迎問之曰如何。

荅曰不足言不足言。且道箇杜長秀才位極人
臣何必更言。或有退者。後杜循果帶相印鎮西
蜀。此揣骨相之始。今特村盲蚩鄙爲之耳。

南越志。昔有懶婦睡機上。姑怒之。遂走投水。化
爲此獸。一枚可得油三四斛。燃之照紡績則暗。
照歌舞則明。虞衡志。嬾婦如山猪而小。喜食田
禾。以機軸織紆之物。挂於田頭。則不敢近。然饒
燈之說。名奔鯨。又魚也。嬾婦三化水陸。呈形然
乎。

管子曰屠牛長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剃髮則刃游於其間也。莊子庖丁本此而稍支矣。

晉王逸少書貧姥蒲扇。又子敬爲桓溫書扇。誤爲墨污。因就成一駁牛。甚工。又梁柳惲詩云。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王融見之而嘆。因書齋壁。及所執白團扇。又桓簡書羊孚雪贊於扇。又宋孝武寫吳興太守何戢蟬雀扇。顧景所畫。又齊竟陵王子良之孫賁。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地。便覺萬里。爲遙。陶淵明有扇上畫贊。古人書

畫扇事，僅此數則。

漢制皇太子金印龜紐，諸侯王金印橐駝紐，列侯丞相將軍金印龜紐，二千石以上中二千石，銀印龜紐，千石以上，光祿大夫無秩六百石以上，銅印鼻紐，四百石以上，大夫博士御史謁者，卽無秩，二百石以上，銅印鼻紐，太子將相日章，餘皆曰印。余按官印如此計，其私紐亦必從官。故今所得坑墓漢印，諸紐不一，必非貴而下擬，賤而上僭也。然不知其某人某官者，人非著名。

傳記後世何從考之。此雖細事，博古家亦所當曉。其餘獅象辟邪覆斗亭紐之類，則不可知矣。事始云開元中，鄭審檢校兩京館驛，今驛門前十二辰堆，卽審所翔。十二辰堆，卽今各衙門堂前時辰臺也。驛騎慮有淹遲，故置堆以紀去來之候耳。

釣竿，伯常子妻所作也。伯常子避仇河濱，爲漁父，其妻思之，每至河側，作釣竿之歌。後司馬相如作釣竿之詩，今傳爲古曲也。不見古今注。

相如有詩見此

短簫饒歌軍樂也黃帝使岐伯所作所以建武揚德風勸戰士也此歌最古惜不傳右見古今注岐伯醫外能詩古聖何所不備

荀與龍書常寫狸骨方

理務方

右軍臨之謂之狸

骨帖見劉賓客嘉話今但知右軍自書耳

杜牧之詩婷婷嫋嫋十三餘豆蔻稍頭三月初劉孟熙謂本草云豆蔻未開者謂之含胎花言少而娠也其所引本草是言少而娠非也且牧

之詩本詠娼女言其美而且少未經事人如豆
蔻花之未開耳此爲風情言非爲求嗣言也若
娼而娠人方厭之以爲綠葉成陰矣何事入詠
乎右見升菴丹鉛錄辯誠是也第未明證何以
如豆蔻花按桂海虞衡誌曰紅豆蔻花叢生葉
瘦如碧蘆春末夏初開花先抽一幹有大籜包
之籜解花見一穗數十乳淡紅鮮妍如桃杏花
色蕊重則下垂如葡萄又如火齊纓絡及剪綵
鸞枝之狀此花無實不與草豆蔻同種

心

有兩瓣相並。言人少與。其目。漢事秘辛。渥丹吐齊。
知詩人用豆蔻之自益顯。漢事秘辛。渥丹吐齊。
之俗。又友人言此花京口最多。亦名鴛鴦花。凡
媒妁通信與郎家者。輒贈一枝爲信。

正月上辰。出水邊盥濯。食蓬餌。以祓邪。漢儀也。
見續博物志。今知上巳。不知上辰。

因樹屋書影 第四卷

櫟下老人筆記

屯溪螺隱校訂

謝靈運遊山記吹臺有高桐皆百圍嶧陽孤桐方此爲劣。今一桐孫烏有。

揚雄五經鈎沈曰。聖人之生。必資於陰陽。陰陽之理。卽聖人所盡。但盡陰陽之理。則元照之本自見。此謂不求於自知。而理盡自然知者。按此則揚雄又有五經鈎沈。

沈括云登州海中時有蜃氣如宮室臺觀人物
車馬歷歷可見謂之海市舊閣記云汝州臨汝
縣南十八里廣城坡之西垠有山曰崆峒卽黃
帝訪道地廣成子所隱也廣成祠在山麓其巔
有洞穴如盎每將風雨則一白犬自穴出田夫
以爲雨候亦名玉狗峯耆老云若九春三秋天
景清麗必有素霧自岳起須臾粉堞青甍彌亘
數里樓臺鞦韆殊木異葩數息中霧市散漫不
復見矣謂之化城按所記與萊蕪山市同化城

海市。市。宇。內。有。此。奇。對。然。海。市。人。恒。見。之。山。市。間。有。見。者。化。城。不。獨。未。見。且。無。傳。者。矣。

高閭燕志。太平十五年。自春不雨。至於五月。有司奏。右部王荀妻產妖。笏人莫覺。俄而失之。乃暴荀妻於社。大雨普洽。今中土大旱。輒謠某婦產旱魃。聚眾擗婦。用水澆之。名曰澆旱魃。因借言恃眾以私逞者。此惡俗也。事昉於此。

景公問晏子。天下有極大乎。對曰。有足游浮雲。背凌蒼天。尾偃天門。躍啄北海。頸尾咳於天池。

乎然而溲溲不知六闕之所在。公曰：天下有蠹，細乎對曰：有東海有蟲，巢於蠹，曉再乳再飛，而蠹不爲驚。臣嬰不知其名，而東海漁者命爲焦冥。按此則大言小言，不始宋玉。

元初都城廟學燬於兵，王檝取舊樞密院復創立之。春秋率諸生行釋菜禮，仍取舊岐陽石鼓列廡下。見元史。石鼓迄今無恙，檝功也。帝京景物略載石鼓源流不及檝。

元時浙江行省因有蠲租之令，奏言江南貧民

佃富者之田歲納其租今所蠲特其田主而佃民輸租如故是恩及富室而不被於貧民也宜令佃戶當輸田主亦如所蠲之數從之此言最爲公允直當著爲令閩中佃變禍亦由此富者蒙蠲而貧佃輸納如故何以服其心耶

東坡朱亥墓誌銘亥墓在屠兒原云近朱僊然不可跡矣

南唐書陳陶傳陶所遁西山先產藥物數十種陶採而餌之開寶中常見一叟角髮披褐與一

老媪貨藥於市，獲錢則市鮮對飲，宛若無人。既醉行舞而歌曰：籃采禾，藍采禾，塵世紛紛事更多。爭如賣藥沽酒飲，歸去深崖拍手歌。或疑爲陶夫婦云。按此卽晚唐詩人陳陶賦一將功成萬骨枯者。觀本傳則知俗繪八仙中之藍采和，豈人名哉。以禾爲和，以籃爲藍，謬矣。

王韶經略熙河，番酋俞龍琦舉衆內附，自言生平聞包中丞朝廷忠臣，乞賜包姓。上如其請。此事可入包氏家乘。塞外尚忠義如此。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見韓詩外傳○此解明確後儒不取吾所不解

澹臺滅明墓在江西南昌府東湖上總持院後滅明魯人史記滅明南遊至江居於楚友教士大夫宋漕使程大昌築祠堂曰友教按三吳文學自子游豫章文學自滅明天啓末豫章兩

臺改滅明祠祠璫視大昌泚否

挾仙樓在四川邛州北崇真觀後昔有仙人張遠霄者往來於此每挾彈視人家有災者爲擊散之此其故居也按此則世傳張仙彈子圖乃遠霄也訛爲文昌化身又因花蕊夫人詭對遂以彈子爲祈子之祥總無干涉

韻海樓唐大曆七年郡刺史顏真卿在郡建於上與李萼陸羽皎然等著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因以爲名按皎然奉和顏使君修韻海樓

畢州中重晏詩曰。世學高南郡。身封盛魯邦。九
流宗韻海。七字揖文江。惜賞雲歸堞。留歡月在
窗。不知名教樂。千載意誰雙。觀九流一聯似韻
府羣玉類耳。惜不傳其博綜。必勝羣玉遠矣。

谷永爲鄭寬中上疏加葬禮曰。昔周公薨。成王
以變禮而當天心。師古注曰。周公死。成王欲葬
之於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
人大恐。王乃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見尚書
大傳。按谷永去古不甚遠。而有此說。豈永不

讀金滕耶。或書緯云然。

子鄉鄭雒間。每言與。則曰孤。與人物。則曰孤。你然無其字。久乃知爲及也。秦以市賣。多得爲及。及正音孤。又所在言足爲勾。不知原有夥。夠之。夠餘也。

龍涎香真者。雨中焚之。輒焔爆有聲。以此爲驗。京師一老中貴爲子言。

雄雞往往有形似雌者。子友黃濟叔家雌雞鳴。以爲弗祥。旣割乃審爲雄。此亦不可不知。

古以三鼓前雞鳴爲荒雞。又曰：兵象。然予往往見人煙驟集之地，鷄多非時鳴。又延平城中雞，夜夜二鼓卽鳴。余詢之土人，言數十年如此，亦無他異。

管子曰：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返報。見于寶搜神記。此生成樟柳神。後世煉耳報者，有狐報、猴報、慶忌報最古。

東觀漢記曰。馬援至荔浦。見冬筍名苞。上言禹
貢厥苞。橘柚。疑謂是也。其味美。見齊民要術。苞
未必然。然見伏波。不以行間廢經學。

娛美人草。蜀中傳。虞美人草。余以虞作娛。意其
草柔纖。爲歌氣所動。故其葉至小者。或動搖。美
人。以爲娛樂耳。讚曰。翠莖纖柔。稚葉相當。通而
歌之。或合或張。右見益部方物記。虞姬之妾。不
待辯矣。虞娛古通。標義可也。不必更字。歌氣所
動。固不敢信。必通而歌之。又何草不可動耶。

張伯雨贈龍門恩公詩。恩公昔住太平日，林下相迎壞色袍。行到龍門無脚力，右肩偏袒吃櫻桃。倪雲林爲作龍門老僧圖。蕭伯玉曾見之，云高逸之氣，動輒傷鬼，殆二妙也。

汴梁閻司，爲朱溫舊宅，有駝皮鼓，是當時物，鼓身可數人圍抱，然是一木剉成。傳云木出酸棗縣，閩萬歲寺亦有獨木鼓，相傳是五代時物。

楚王與羣臣獵於雲夢，縱良犬逐狡兔，三日而獲之。其腸似鐵，良工曰：可以爲劍。右見劉敬叔

異苑。魚腸形也。兔腸豈真鐵乎。

政和間，忽弛黨禁，求蘇軾墨跡甚銳，或謂寶籙宮羽流拜章久之方起，徽宗詰問，荅曰：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達章，問奎宿何神，所奏何事，曰：所奏事不可知，爲此宿者，卽本朝蘇軾也，故不惟弛禁，且欲玩其詞翰焉。此羽流必通文墨，爲坡公抱憤者，足令京下輩愧死。近世分宜亦以降乩而罷，是皆譎諫之一。聖人神道設教，信有由矣。

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尚在，其制如佛寺所擊磬石而甚大，可長八九尺，形如人肺，亦有欬志，但漫剝不可讀。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伸冤者擊之，立其下。如今撾登聞鼓也。肺形便於垂，肺主聲，聲所以達冤也。見墨客揮犀。按肺石惟此載獨詳。肺屬金，其令爲秋，刑象也。製似今雲板之類。

物能復本形者則言化。月令鷹化爲鳩，則鳩又化爲鷹。田鼠化爲鴽，則鴽又化爲田鼠。其不能

復本形者。則不言化。如腐草爲螢。爵爲蛤。皆不言化也。見霏雪錄。予按此言似是而泥。如化書所云松化爲石。不聞石復化爲松也。美人化爲石。不聞石復化爲美人也。惟今賊旣向化。不久卽復其本形。是真能化者。

熙寧中。神宗命館職張載往兩浙。劾知明州苗振。呂正獻與御史程伯淳言。載賢者不當使鞫獄。上曰。鞫獄豈賢者不可爲之事耶。弗許。見揮麈錄。鞫獄事有嫌怨。此直爲賢者避嫌怨耳。且

議論如此。安得無黨人之疑。神宗語尚渾厚。儻曰。鞫獄豈當遣不賢人耶。如爾等言。則唐臯陶周蘇公皆不賢人矣。不識二公何以置對。

今稱先生古者亦有單稱一字爲禮者。叔孫通與諸弟子共爲朝儀。曰叔孫生聖人也。梅福曰。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注。先猶言先生。見偶然錄。今人以老先生爲尊稱。宦者稱人類無生字。三吳稱人類無先字。則知此稱未可盡誚矣。

上元夜人皆游賞。向獨在家讀書。太乙神以青

蔡照之見劉向別傳不知與天祿孰是

唐高宗問許敬宗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注海者也濟雖細獨而尊按不因餘水雖細而尊八字可以警人又畫鑿載常州太平寺佛殿後壁有徐友畫水名清濟貫河中有一筆尋其端末長四十丈此真能畫細而尊者

雞跖集武彛君食河祗脯注云乾魚也又武彛志漢以乾魚祀武彛君見漢郊祀志

酒名紅友。好對黃嬌翠。濤好對玉薤。

急就篇服瑣綸

投

帀

茲

與衆連注服瑣細布織

爲連瑣之文綸帀緡布之尤精者按今瑣服其字不定宜此爲正

相傳人家粘画水多能厭火故古刹壁上多畫水常州太平寺佛殿後壁上有徐友畫水兵火間寺屋盡焚而此殿巋然獨存或云畫之力趙州栢林寺有吳道子畫水在殿壁後至今猶存吾梁人家無貴賤好粘趙州印板水照牆上無

一家不畫水者。汴水滔天後，人又以畫水爲惡。兆余謂羣分未必有功，類聚亦不任咎。請置此水於功罪外。

宋湯君載云：高麗國畫觀音像甚工，其原出於唐尉遲乙僧筆意。按尉遲乙僧外國人，作佛像甚佳，用色沉著，堆起絹素。今西洋蠟絹畫是尉遲遺意。

華光長老以墨暈作梅，如花影然，別成一家。政所謂寫意者也。見畫鑑近諸暨陳章侯畫梅，故

作支離肥白，堵芬木常問之，荅曰：須懸五六步看耳。芬木畫梅，多得章侯法。

李成畫，米元章生平只見二本，至欲作無李論。蓋成生平所畫，祇自娛耳，既勢不可必，利不可取，宜傳世者不多也。此湯屋語。元章時已無李矣。何近日營丘之紛紛耶？或曰：翟院深學李成畫山水，臨摹逼真，而自作多不佳。今所傳成畫，皆院深贗本。

范寬字中立，以其豁達大度人，故以寬名之。余

謂此畫中漢高也。歷千百年終無以字稱者。甚矣人之不可不豁達大度也。跼促瑟縮人何能畫。畫亦何由佳。近人惟吳遠度可語此。

郭乾暉畫鷹鳥得名於時。鍾隱亦負重名。自謂不及。乃變姓名。受備於郭。經年得其筆意。求去。再拜陳所以。郭憐之。盡以傳授。故與齊名。見畫鑑一技耳。至變姓名受役於人。必欲盡得其技。而後止。古人用心可畏如是哉。

余所藏春山讀書圖。是元人無款畫。後人假唐

六如一詩於上不知六如筆意斷不能臻此欲以重畫反爲畫累古畫中如此等類極多不可不辨。

湯屋云貫休畫羅漢高僧不類世俗容貌堵芬木曰畫羅漢不在捏怪正使睂目一如恒人而道氣沉摯生人敬畏乃足尚耳予在蘭谿見貫休十六大軸應真像在京師見十八應真橫卷皆故作牛鬼蛇神狀展閱數過心目無所格也祇覺其醜悍耳勿論真贋卽真出休公手亦何

足貴。

五代婦人童氏，畫范蠡至張志和等，乘舟而隱居者六人，山水樹石，人物如豆許，亦甚可愛。見畫鑑，以婦人工畫隱士，想見其胸次，全貯冰雪了無脂粉。必是老萊子北郭先生之配。

湯屋畫鑿云，常收得五代人衛賢所畫盤車水磨圖，甚佳。余在閩中，得盤車水磨圖，是謝在杭家物，絹素極古，穿插之奇，之夥，非就朗日下細計之，不能得其原委。相傳爲郭忠恕畫，或卽賢

作耶。

胡翼工畫人物。關仝畫山水。人物非其所長。多使翼爲之。古人虛心如此。不似今人頭頭欲占第一也。

徐熙畫花果。多在澄心紙上。今紙宜書者。多不宜書。澄心堂所以獨貴。

唐畫龍圖。在東湖錢氏家。絹十二幅。作一幀。其高稱是中心畫一龍頭。一左臂雲氣騰湧。墨浪如臂。大筆蹟圓勁沈着如印。一鱗如二尺盤大。

不知當時用何筆如此峻利見畫鑿古今縮畫之濶大者應無踰此得見其一鱗足矣。

韓晉公滉好畫牛戴嵩爲其幕客專師法於韓而青出於藍者也古人云牛畜非文房清玩故不甚貴重吾友堵芬木曰昔人謂牛非清玩不知極細潤之臺閣人物其中之牛甚多更不如玩此黑牡丹隱隱如聞夕陰騰隴間作短笛聲也。

君載云張萱工仕女人物不在周昉之右平生

見十許本皆合作畫婦人以朱暈耳根以此爲別不可不知也。余過富沙張石只使君以萱仕女一卷惠余穠麗豐肥不獨朱暈耳根頰上亦大著燕支。綉雖百斷神采奕奕也。以示陳章侯云非萱莫辨且詫余曰君常謂余仕女太肥試閱此卷子十指間娉婷多矣。

巨然與劉道士同時畫亦同但劉畫則以道士在左巨然則以僧在左以此爲別耳。見畫鑒巨然聲施至今劉遂寂寂堵芬木曰劉何必專畫

道巨何必專畫僧。乃於絹素中爭坐位。耶子曰：烟雲變滅，水石幽閒。此中坐位，那得不爭。

君載畫鑿云：僧傳古畫龍體勢勝董羽，作水甚不逮。予謂龍正以水爲體勢，畫龍不工水。正如造酒忘下麩耳。

畫鑿石恪畫戲筆人物，惟面部手足用畫法，衣文麤筆成之。今人稱戲語戲事，咸曰戲筆。筆字不可以他字代，想沿於此耳。

米元章善寫古賢像，見畫鑿。今人但知其能作

山水耳

天游子效負圖先生履迹遍名山。或問曰：山不
同乎？曰：然。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
秋山明淨而如敔，冬山慘淡而如睡。海山微茫
而隱見，江山嚴厲而峭卓，溪山窈窕而幽深，塞
山童頰而堆阜，桂林之山玲瓏剔透，巴蜀之山
巉差窳窳。河北之山綿衍龐博，江南之山峻峭
巧麗。山之形色不同如此。今人但傳春山四句，
亦並作郭河陽語。

女閭七百，齊桓徵夜合之資，以佐軍興，皆寡婦也。唐書西域傳曰：葱嶺以東，俗喜淫，龜茲于闐置女肆，征其錢，不足論。仲相桓有此，豈但器小。于文定曰：天地六氣，自有一種邪穢，必使有所疏通，然後清明之氣可以葆完。辟如大都大邑，必有溝渠以流其惡，否則人家門庭之內，皆爲污濁所溷矣。此最悞論。女閭七百，蓋亦陰寓救俗之微權，未可盡非也。

紅線傳。銅臺高揭，漳水東流。晨鷄動野，斜月在。

林四語何等冷勁。而下接云。忿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酬德。聊副於咨謀。便是村學究語。乃知爲文單行者。易工而儷偶者。難妙也。

己卯冬。過尉氏阮太冲先生。與予談易。先生極推金谿傳文兆言其所著十一翼。可盡廢從前作者。予索之。十年不得。後在閩。得之於蔣用敬。此書神宗末年刻之。金陵書坊中。時亦不久。不知何以不行於世。文兆於易濫熟。胷中信手而拈。衝口而出。無非至理。余悲其不傳於世。又無

力爲之復梓，因以歸之。堵芬木，芬木許爲鑄於歷城。芬木，信人想終不負此諾也。

鰻魚出膠州，音撲。今皆呼鮑。膠人言鰻生海水中，亂石上，一面附石，取者必泗水持鐵鏟入鏟，驟觸鰻不及覺，則可得。一再觸，則粘石上，雖星碎其殼亦膠結不脫。故海錯惟此種最難取。光武時張步據青徐，遣使詣闕獻鰻魚百枚。南齊時有遺爲郡吏，不阿太守，賜良鰻魚百枚。南齊時有遺褚彥回三十枚者，每枚值數千錢。宋時淮治北

屬江南無復能得，或有間關至者一枚，亦值數千錢。當時重之如此。予在濰，匡九畹以鮮鰻來，就火上炙噉，鮮美異常。人言閩亦有鰻魚，余在閩曾未一見，惟香螺肉酷似鮮鰻，而香與脆又過之。但乾腊不堪與鰻爲奴耳。

鰻字從養字之半，相傳最養人。浙僧以佛經中有南海有魚，其名石首，比丘有疾，食肉四兩，語恣噉之。林鐵崖云：粵中僧以蜆蛤無血，食與蔬菜等。工部風俗當園蔬，不獨爲白小詠矣。然皆

無賴掛裕所爲，稍持戒律者，卽委頓不至。藉經言爲口實也。

劍俠見於古傳紀中甚夥，近不但無其人，且未聞其事。惟聞宋轅文尊公幼清，孝廉，素好奇術，曾遇異人於淮上，席間譚劍術。其人曰：世人膽怯，見鬼神輒驚悸欲死，竟鬼尚不能定安望。授鬼神術。宋曰：特未見耳。烏足畏？其人忽指坐後曰：如此人，公那不畏？回首顧之，座後輒有神，靛面赤髭，猙獰怪異，如世所塑靈官像。宋驚懼仆。

地其人曰得云不畏耶。又子姻陳州宋鏡子光祿尊人剛田公諱一韓神廟時在兵垣劾李寧遠疏至一二十上寧遠百計解之卒不從。一夕公獨卧書室中晨起見室內几案盤盂巾帛衣帶下至虎子之屬無不中分爲二痕無偏蝕有若生成而戶扃如故。夜中亦無少聲息。公知寧遠所爲卽移疾歸。光祿時侍養京邸蓋親見之。乃知世不乏異術特未之逢耳。蜀許寂好劍術有。二僧語之曰此俠也願公無學神仙清淨事。

異於此。諸俠皆鬼爲陰物，婦人僧尼皆學之。此言近理，世之好異者當知之。

予兩過趙州栢林寺，見吳道子畫水在佛殿後，椽短壁上，波濤洶湧，翻瀾駭沫，仰視之，目爲之眩。州人有爲墨刻者，有畫爲巨幅者，波瀾層折，皆有可觀。過者輒市之以贈人，有數家以此爲衣食。殿後壁上水色甚鮮，而柱礎皆非千年外物。其爲後人摹寫無疑。家君愛畫水，常以趙州所賣水倩秣陵善畫人取趙州臨本轉臨之。尚

自洵洵動人，乃知古人絕技。畱傳其地，千百年後，少得其皮毛，尚足勝人。若親承指授，更不知何如也。

白樂天詩已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又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芥隱筆記時俗謂七十以上爲開第八秩，冠五曰。今人但用望字，無用開字者。余謂方踰七者曰開，近八者曰望。

庚寅在南都，與諸同人隸七夕事，凡數十則，以爲無以加矣。後余得七夕錢事，泉譜七夕錢爲

牽牛織女相對形、穿上爲花、穿下爲草、製甚古質、兒子在浚、因有曝書空負三秋節、買渡難尋七夕錢之句、同坐謬爲激賞、

芥隱筆記、樂天春深娶婦家詩、青衣轉紈褥、錦繡一條斜、則知新人轉席、唐人已爾矣、予鄉至今猶行之、徽人則藉以青囊、又張蓋不使承天光、云遮惡星、囊地煞也、

紫河車、醫者謂之混元毬、以爲能益元陽、江南北皆以胞衣爲人所食者、兒多不育、故產蓐之

家慎藏之。惟京師不甚論。往往爲產媪携去。價亦不昂。有煎以爲膏者。四方欲得紫河車者。類取之京師。癸未冬。親中有從余遊都門者。其人謹愿。生平絕迹北里。突生天庖。不解所自。予忽悟其故。解之曰。君質弱。常服紫河車。京師四方雜集。患天庖者甚夥。所服藥中。安知無天庖衣胞。此瘡能延子孫。氣味所衝。尚能中人。生子多無皮膚。衣胞尤爲毒氣所歸。君之患。必源於此。衆皆以爲然。夫忍於傷人之子。以自裨益。仁者。

尚不爲。况未必有功。而適以滋害如此。可不知所戒哉。

豫章曾堯臣曰。今人爲文。大約如屏障間架。現成。但須糊裱耳。此語殆爲太倉新安發。

蕭伯玉曰。近時爲文。工爲諛語。率多避忌。如絳灌。旣貴。斷不敢言其屠狗吹簫時事也。漢郭玉善醫。遇貧賤。廝養應手立愈。然治貴人或不驗。和帝問之。對曰。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懼。以承之。况針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

臣意且有不盡、何有於病哉、悟此可廣文心。

商丘徐爾黃隣唐曰、有明三百年之文、擬馬遷、擬班固、進而擬莊列、擬管韓、擬左國公穀、擬石鼓文、穆天子傳、似矣、卒以爲唐宋無文、則可謂溺於李夢陽何景明之說、而中無確然自信者也。夫孔子之時、去開闢之時、已數千年、孔子刪書起於唐、敘詩綴以商、以明世遠言湮、滅沒莫考、但舉二千年以內之言、擇其雅者、爲人誦習之法、古者法其近古而已矣。蓋古文如漢、如莊

列如管韓如左國公穀如石鼓文穆天子傳法
莫具於馬遷前此之文馬遷不遺後此之文不
能移馬遷然而馬遷之文法具矣體裁有未備
也備之者其昌黎柳州廬陵眉山諸子乎諸子
之於馬遷猶顏曾思孟之於孔子也道必學孔
子然善學者學顏曾思孟而已矣文必學馬遷
然善學者學昌黎柳州廬陵眉山而已矣蓋進
而上之如莊列如管韓如左國如公穀如石鼓
文穆天子傳猶義農之制作皇娥之歌謠高而

不可爲儀者也。夢陽景明謂爲文本於馬遷是矣。乃所爲誌銘書記諸作，景明猶稍稍自好。而夢陽則支蔓無章，降而弇州白雪諸子尤而效之。有明三百年文之所以支蔓無章者，夢陽景明之過也。而世猶莫之寤也。

商丘侯方域曰：余少遊倪文正公之門，得聞緒論。公教余爲文必先馳騁縱橫，務盡其才而後軌於法。然所謂馳騁縱橫者，如海水天風，渙然相遭，瀆薄吹盪，渺無涯際，日麗空而忽黯，龍近

夜以一吟耳。悽兮目。賦性寂乎情移。文至此非
獨無才不盡。且欲舍吾才而無從者。此所以卒
與法合。而非雕鏤組練。極衆人之炫燿爲也。今
夫雕鏤以章金玉之觀。組練以侈錦繡之華。而
已。若欲運刀尺於虛無之表。施機杼於穀紋之
上。未有不力窮而巧盡者也。故蘇子曰。風行水
上者。天下之至文也。風之所以廣微而無間者。
氣也。水之所以澹宕自足者。質也。風之氣蕭然
而疎然。有能禦風者否耶。水之質泊然而柔然。

有能割水者否耶。故曰氣莫舒於風。質莫堅於水。然則至文者。雕鏤之所不受。組練之所不及也。

蕭伯玉曰。世家子弟。須以數百卷書。浸貫於胸中。雖悠悠忽忽。土木形骸。而遠神自出。今率膏沐妍皮。牢褻癡骨。何異陶公所云。舉體自貨。迎送恬然者也。

考工記弓注云。臚亦黏也。今人目不通變者曰滯。髮爲膏所沾。印殊爲油所膩。皆曰滯。似皆當

用臚爲古

白櫻桃生京師西山中，吾師北海先生退谷前
有一株，歲以數十粒相貽。予有花間婉轉風團
玉，月底依微露洗珠，自浣絳唇歌白苧，任他紅
淚滴冰壺。句先生謬加嘆賞，但味微酸，亦不及
朱櫻之甘碩也。

昔人戲謂菖蒲見修竹，竹當踞坐，菖蒲當拜於
前。余謂蒲亦鑑於甘蔗之前車，故作此卑猥耳。
使自矜折客，此君彈章又簌簌出袖中矣。

侯官陳鴻，字叔度，家貧，無人物色之，能始石倉園在洪塘中，有森閣，集諸同人爲詩，叔度有一山在水次，終日有泉聲，句能始嘆賞，爲之延譽，因卽以石倉爲居，停名其詩曰秋室篇，取李長吉秋室之中無俗聲也，丙戌之變，能始殉節，叔度年七十二，不能自存，以貧病死，無子，不能葬，戊子余入閩時，客以其詩來，予悲其蒿露，謂客曰，余任其葬，子任其詩，因助以金，免諸生徐存承董其事，先是莆田布衣趙十五名璧，亦工詩。

善作畫，所爲枯木竹石類，閩人珍之。然性孤僻，不多爲人作。惟山房寺壁，則淋漓潑墨，與叔度先後死，亦不能葬，存永因舉十五之棺，與叔度合墓於小西湖之側。余爲書碑曰：明詩人陳叔度，趙十五合墓，客刻叔度集，予爲之序，板式精好，傳之南中，莫不知閩有陳叔度矣。十五不多爲詩，無傳者。

相傳周憲王時，客有以京口老酒獻者，王飲而甘之，歲命載數甕來，民間競尚之。後予鄉人婚。

嫁賓筵，非此不足鳴敬矣。予至京口，沽之，無一
滴。蓋京口人歲治數萬甕，溯黃流而上，盡以供
汴人，呼曰汴梁酒。京口人不尚此也。

汴酒以中牟之梨花春爲第一。邑中張耒一邊
道見兩家，及子姻王崑良使君，皆善釀此。味淡
色清，品在惠泉上。視汴之秋露白，不止有仙凡
隔。若京師之梨花春，皆雙投火春，不足爲奴儻
耳。

闕酒深紅，如汴梁酒。予常在臨洛關，向李浦珠

索洛酒以飲閩人咸曰此酒竟也真舖糟歎濟
之言予爲失笑。

濰縣酒與青州同以金露玉露名然皆市中所
有士紳家自作粗麴酒色殷紅味微苦然可多
飲金露太苦玉露太甘艷其名耳未若粗麴之
宜人也。

章丘羊膏酒東省重之闡中多取以供主試者
味甘無少羶氣偶一飲之亦尚宜人不堪多吸
也。

京師之甘露居攔液局，荷葉露名色數變，究只
一甘耳。余飲之，輒作嘔。二十年前京師酒，全非
此味。南茶北酒，南人漸有繁言矣。予在京師時，
過戚畹魏冷菴。師貞冷菴留予嘗酒，罇疊雅潔，

殺核精好。几前置一銀水火爐，列小銀壺十，壺
各一種，約受數合許，嘗遍則更易十種。如是三
四易，客已醺然，而主人之酒未能徧品也。都城
破冷菴盡驅眷屬於樓上，而縱火其下，身往赴
之。有老僕往窗隙窺視，烈焰肆發，燃及巾曲，而

冷菴雙趺宴坐，如入火不熱者，亦奇人也。以武冠故無稱之者，哀哉。

予飲酒，非隔水煮，則痔立發。京師人槩炙之，煤上又好飲火春，而佐以炙燂之饌，曾無疾病。徐家肺沈家脾，信自有然。蕭伯玉云：不知宿生植何殊福，乃有此種不可思議脾胃也。

世人共云犀爵酌火春後，則香驟減。予過溫陵，黃東厓相國以火春酌犀斛飲予，泉州舉郡皆以爲非此不足以發犀香也，論乃大異。

閩酒自浦城至延平如玉帶春梨花白品類雜
出實皆臘白耳會城獨多佳酒藍家酒最有聲
品亦最下當時或不如是碧霞酒新出非甘非
冽人世乃有此惡味莆田以至清漳皆雙投酒
非火春不可成甚不宜人三郡人皆云會城無
酒非無酒也無火春重釀之酒也會城中以曾
家之蓮鬚白爲最

予過邵武之拿口高主政年八十矣餽余一經
酒淡而有致與羅家錯認水無少異閩酒當以

此爲第一，不知其名，云是家釀，不能多得，不能遠携，每憶之，輒如汝陽王道逢麴車也。

內丘喬盤石鴻臚，善以西瓜釀酒，味冽而性涼。頗宜予。予三過公家，公輒浮滿索醉，乙未赴閩，獄事方急，不敢過公。公八十有九，猶策蹇追余。老淚縱橫，握手絮絮，宿予栢子亭中。又傾瓜瓢酒五經去。予有深卮，隸事瓜瓢酒，小雪畱人栢子亭之句，聞公尚在，每念之，忽忽如坐栢子亭中。聽公撥琵琶，齟齬蒼音，嗚嗚唱梁州調也。

唐藩鎮國中尉碩燾，字孔炎，博通羣籍，熟習國
家典故，旁通大乙壬遁百家之學，辨識古器，以
手摩之，卽解。唐成王以摩天王目之。

茅元儀武備志成，曾經神宗乙亥之覽，天語稱
其該博。元儀卽顏其堂曰該博。宋比玉擘窠作
八分書，廣三尺許，爲比玉生平得意筆。堂在秣
陵武定橋側，予幼時見之，今額不知所在矣。

商丘侯司徒恂，司成恪，家世戍籍，幼時太常公
命之曰：爾勿以我爲貴，吾戍籍也。爾不力於學。

將爲卒伍矣。及司徒貴，佐司馬時，力能去其籍而不肯，曰：「畱以警吾子孫也。」

丙寅年，予在秣陵，見支小白如增，以所刻小青傳徧貽同人。鍾陵支長卿語余曰：「實無其人家，小白戲爲之，儷青妃白寓意耳。」後王勝時語予：「小青之夫馮某，尚在虎林，則又實有其人矣。」近虞山云：「小青本無其人，其邑子譚生造傳及詩，與朋儕爲戲，曰：『小青者，離情字，正書心旁，似小字也。』或言姓鍾，合言成鍾情字也。予意當時或

有其人，以夫在故諱其姓，字影響言之。其詩文或亦有一二流傳者，衆爲緣飾之耳。但虞山云：傳出譚生手，而余實見小白，持以貽人，或譚生爲之。小白梓之耶？抑竟出小白手也。鄭超宗謂陳元朋所改傳，勝小白舊傳，殊不然。虎林徐野君譜爲春波影，荆溪吳石渠譜爲療妒羹，詞皆綺麗可觀，卽無其事。文人遊戲爲之，亦何不可。惟是過孤山者，必訪小青墓，若過虎丘，必灑酒奠娘者，則大可噴飯矣。吾弟靖公曰：不知當時

果有揚子雲否。並真娘墓。吾亦疑之。

呂文穆公父龜圖。與其母不相能。并文穆逐出之。羈旅於外。衣食殆不給。龍門寺利涉院僧。識其爲貴人。延至寺中。爲鑿山岩爲龕居之。文穆處其間九年。出而廷試第一。七年爲參知政事。十二年而相。其後諸子卽石龕爲祠堂。名曰隸業。富韓公爲作記。公旣登第。携其母以見龜圖。雖許納之。終不與相見。乃同堂異室而居。石林老人云。雖爲出母之榮。而父子之間。禮經所無。

有者處之各盡人情。爲難能也。今所傳文穆傳
奇似影響於此。第以母事爲妻事。則大可噴飯
矣。玉蓮亦龜齡之女。汝權則佐龜齡劾侂冑者。
龜齡傳奇。後人謂侂冑之黨爲之。以詈公者。然
宋時安得有傳奇。或當時侂冑之黨有爲此語
者。流傳人世。以訛傳訛。紊謬如是也。

魏童子定興。東冊上村人也。母李氏。父沒。李以
貧依其母居。童子傭於邑中。歲得錢八百。以奉
李。李之母苦孀。女難常依。迫使嫁。李之從弟爲

某媒財二金持雙布來迎童子聞之驚愕奔視
執李裾號呼不釋手媒者恨童子連擱之李將
辭夫塚童子循河濱哭要李共沈不得又大慟
曰母必去請視兒死而後去李之弟乃強拉童
子入村促李去童子欲追爲奪者所持不能脫
踣地呼天聲竭泣血觀者如堵無不隕涕李生
含章輩見而心惻乃共爲籌畫語衆曰急縱童
子使追追而及財在我輩童子踉蹌去衆咸慮
去遠追當弗及怪風驟起震盪衝激昏霾蔽日

咫尺莫辨村中老嫗齊合十跪風中爲童子禱
李果阻風不能前童子及之語某曰歸我母我
歸汝錢李初亦迫於母耳終戀子亦欲歸某懾
於風異亦弗敢強李乃歸次日某同二客來曰
吾來取婦非取錢也李生含章輩與鄉之李翁
進賢者斥之去童子得爲母子如初范箕生吏
部爲賦返風行

西蜀楊升菴太史著書至二百餘種豫章朱鬱
儀中尉著書至一百十二種當時曾未聞有茂

陵之求。張天如雖一時名流。然無多撰著。當時至見之章奏。求其遺書。人有幸不幸如此。

虎林聞子將論作文之妙訣云。文有正位。不可太粘。亦不可太離。張賓王常閱友生一義云。他人說得少。愈多。子說得多。愈少了。張元長云。作文如打鼓。邊鼓雖極多。中心却也少。不得幾下。二老真孤精也。以質今日諸君之文。如魚飲水。冷暖應自知之。一爲閱文之妙訣。引東坡云。觀士人画。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

只取鞭策皮毛。槽櫃芻秣無一點。俊發看數尺。便倦。此真閱文三昧也。

白樂天別駕忠州。爲荔枝圖。寄朝士。姻舊。或干以財。率不荅。但畫荔枝圖。與之。見杜陽編。劉崇龜節儉。生平無恩澤。及人爲廣州守。有親舊干謁者。但作荔枝圖。與之。曰。此嶺南佳果圖。愛之者。直得百金。見宋史。劉豈聞白有圖。而做之乎。此二則當收入荔枝譜。

彭堯論。余鄉夏邑人。工爲詩。有西園公子集。少

多讀書、有氣調、常遊京師、遇竟陵鍾惺、與談不
合、奮拳毆之、如臯、冒伯麀、當萬曆末年、抨擊七
子者甚衆、伯麀守師說、抗詞抵拄、憤楚人之訾
謗、至欲以身死之、皆可一笑也。

艾千子自言、戊午以後、於古人深處、頗有所窺、
爲文漸有潦水盡而寒潭清之意、而時流不察、
反以江淹才盡。

管仲姬竹卷、後跋云、操弄筆墨、故非女工、然而
天性好之、自不能已、竊見吾松雪精此墨竹、爲

日既久亦頗會意。因大丞相不忽夫人之命敬
寫一卷鄙拙可愧耳。此卷藏豫楊寨雲家。

世上童謠相傳。熒惑星化爲小兒授之。余耳聞
者如吾梁壬午以前。突有鏡子裏及淤渣之謠。
凡求物不得。訪人不值。以至事之恍惚。疑人相
誑者。輒曰在鏡子裏。人事之夥。曠車馬之縱橫。
見者類曰如淤渣也。壬午汴水滔天。城上望之。
民居明如蛟室。藩殿澄若蜃宮。而構榭樓閣。流
滿水面。舟觸之至不可行。咸曰鏡中淤渣之言。

驗矣。

陶侃運甕，今人類疑是甕，不知甕也。吳人謂甕曰甕，見爾雅。

蕭伯玉曰：余謂子弟爲文，以品韻爲主，而次公專以氣力相高，不知張及之畫犬，縱得敦龐之狀，無搖尾乞憐之態，其骨格犬耳，亦何足貴。

呂豫石司農爲選郎時，其座師以私託之，不應。其人與高陽孫公言及，怒詈之。高曰：知君有好門生，故以此相誇也。呂吾鄉新安人，名維祺。

沈練川璧爲建安令，御史按所部入境甫十里，停舟欲拷掠人，索獄具不得，方盛怒，衆皆股慄，沈抗聲曰：「卽至治所而不得，則令罪也。奈之何責之中途？且此亦非拷掠地。」御史改容謝之。後御史出守蘇州，語其屬曰：「沈建安非嘉定人乎？汝曹學此人，不患不爲良吏。」

宗教從來分途，得蓮池大師而始合。師生平不捏腔板，不弄鬼怪，只本分念佛耳。後人爲師傳，侈其化後，騎狻猊，示現山中，諸神異事，予恐失

却此老本色。此老勝人處。只是一真。死後必不作此等狡獪。似當盡爲刪去。以存此老真面目。師議論直捷痛徹。絕無支蔓語。仁和樊令問心雜亂。何時得靜。師曰。置之一處。無事不辦。坐中一士人曰。專格一物。是置之一處。辦得何事。師曰。論格物。只當依朱子豁然貫通。去何事辦不得。或問師何不貴前知。師曰。譬有兩人觀琵琶記。一人不曾經見。一人見而預道之。畢竟同觀。終場能增減一齒否也。此老議論老實。踪跡平。

等類如此。予未及見其人，但讀其書，常謂東南法侶，遠則蓮池法師，近則宗寶和尚，他非我所知也。

仙遊唐梅臣爲諸暨令，旣去，書浣紗二字，付陳太學歸，勒之石上。好事者謬傳以爲右軍筆蹟。王季重爭之爲褚河南，又爭之爲唐宋人高手。所贗，梅臣語人曰：以諸暨之苧蘿，反欲令蕭山據之，以今人之手筆，又必奉古人坐襲之。然則生諸暨者，必不應有殊尤絕色。今諸暨者，必不

須揮毫運腕。耶子侍家大人在暨時。邑中人言實陳章侯書。予見梅臣書甚多。皆軟媚無少骨氣。二字斷非梅臣筆。然每晤章侯。輒忘問此。

袁石公曰。蘇郡人物。甲於一時。至弘正間。才藝代出。斌斌稱極盛。厥後昌穀少變。吳歛元美兄弟繼作。高自標譽。大聲壯語。吳中綺靡之習。因之一變。而剽竊成風。萬口一響。詩道寢弱。至於今。市賈傭兒。爭爲謳吟。遞相臨摹。見有一語出格。或句法事實。非所習見者。則極詆之。爲野路。

詩其實一字不觀，雙眼如漆，眼前幾則爛熟。故實雷同，反覆殊可厭穢。故余往在吳、濟南一派，極其訶斥，而所賞識皆吳中前輩詩篇。後生不甚推重者，大抵慶曆以前。吳中作詩者，人各爲詩人，各爲詩故，其病止於靡弱而不害其爲可傳。慶曆以後，吳中作詩者，共爲一詩，共爲一詩。此詩家奴僕也。石公此論，未爲不是，惜乎矯枉過當，遂開後人口實。然當時無石公、黃金、白雪、流毒今日，更不知何如矣。

畫家工佛像者，近當以丁南羽、吳文中爲第一。兩君像，一觸目便覺悲憫之意，欲來接人，折算衣紋，停分形貌，猶其次也。陳章侯、崔青蚓，不專以佛像名，所作大士像，亦遂欲遠追道子。近踰丁吳，若鄭千里輩，一落筆便有匠氣，不足重也。董華亭曰：畫之道，所謂宇宙在乎手者，眼前無芥生機，故其人浩浩多壽。至於刻畫細巧，爲造物忌者，乃能損壽。蓋無生機也。黃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壽。仇英短命，趙吳興止六十餘，仇與

趙雖品極不同，皆習者之流，非以畫爲寄，以畫爲樂者也。寄樂於畫，自黃公望始開此門庭耳。倪文正序蕭爾重文云：武陵之漁人，溪行無意，忽入桃源，鄧艾馳陰平七百里，鑿山通道，褰瓊綠崖，以趨劍閣，漁人之歸，不改其漁。鄧艾則由之以取天下，即使由漁人之道，可以坐有桃源。然爾重不以易其劍閣者，又序會稽令陳公文云：夫用古如懷遠人，可使其夢中神合，不可使其白晝形見。魅出畫師貌人者，貴能發其河山。

龍鳳之姿而不失其顙。面口目之器。苟使依山切水以爲口目而施苞羽鱗鬣之形於其面。則非其人矣。

李昭武文纘云。小兒取壁間蠅虎十餘枚。寘罍中。緘其口。仍捕蠅數十。下投之。令爭噉。噉盡。則自爲糞脯。大吞小。強腦弱。展轉畢命。止餘其一。更無所獵食。故令久飢以困之。度且斃。輒飼小黃豆一。其蟲始蠢蠢然。少焉。眈眈而睨。聳身搏之。旣堅不可食。復盡力不捨。卒噉豆以死。小兒

則取其豆置几案間。凡蠅飛集稍近。去五六寸許。豆卽能自起。擊殺蠅百中不失。以爲戲。岩樵聞而嘆曰。嗚呼。精氣之所感。可怖哉。夫蠅與虎類也。生則相食。死則相棄。豆非其類也。今不能令死。虎搏蠅而顧能令頑。豆擊蠅而歟。虎傾精於茲。豆不足療飢而足發其氣。於騰擲然則。頑然細物皆堪誠動也。

宋景濂曰。揚沙走石。飄忽奔放者。非文也。牛鬼蛇神。詭誕不經而弗能宣通者。非文也。桑間濮

上危絃促管徒使五音繁會而淫靡過度者非
文也情緣憤怒辭專譏訕怨尤勃興和順不足
者非文也縱橫押闔飾非助邪而務以欺人者
非文也枯瘠苦澀棘喉滯吻讀之不復可句者
非文也瘦辭隱語雜以詼諧者非文也事類失
倫序例弗謹黃鐘與瓦釜並陳春穠與秋枯並
出雜亂無章刺眯人目者非文也臭腐塌茸厭
厭不振如下俚衣裝不中程度者非文也如斯
之類不能徧舉必也旋轉如乾坤輝映如日月

闔闢如陰陽變化如風霆妙用同乎鬼神大之用天下國家小而爲天下國家用始可言文

有爲爬癢瘦語者上些上些下些下些不是不是正是正是予聞之捧腹因謂人曰此言雖戲實可喻道及見楊道南夜坐爬癢口號云手本無心癢便爬爬時輕重幾魯差若還不癢須停手此際何勞分付他焦弱侯和之云學道如同癢處爬斯言猶自隔塵沙須知癢處無非道只要爬時悟法華栖霞寺雲谷老衲曰二先生不

書影

卷之四

五

因樹屋

是門外漢。子謂二公之言。尚落擬議。不若瘦辭。之。當。下。了。徹。也。

因樹屋書影

第四卷終